

适应所谓的“分布式海上作战”需要,加快兵力结构调整步伐——

美国图谋打造无人舰队维持海上霸权

■赵永杰 陈岳



上图:“水手”号无人舰艇。

资料图片

左图:“游骑兵”号无人舰艇。

资料图片

兵力结构调整,多个大中型无人舰艇项目相继推出。2020年,美海军启动“海上列车”和“无人值守舰船”项目,全力发展大型无人水面舰艇。2023年2月,首艘具备自主能力的“阿巴拉契科拉”号快速运输舰入列,该舰排水量1515吨,成为当前美海军最大的无人舰艇。

组建部队开展演训。美海军已开始组建试验性无人舰艇建制部队,牵头相关作战试验和建设任务,并重点演练“有人+无人”舰艇协同和分布式作战,企图推动无人系统快速融入当前作战体系。2019年,美太平洋舰队成立第1水面舰艇发展中队,专职研究海上无人作战。2021年4月,该中队参加美海军首次举行的“无人系统综合战斗问题”演习,开启无人舰艇常态参与演习之路。同年8月举行的“大规模演习-2021”中,“流浪者”号等无人舰艇与“林肯”号航母及多艘驱逐舰协同行动,完成外围警戒、态势感知和通信中继等任务。在“环太平洋-2022”多国联合演习中,美海军演训了有人和无人平台联合发射导弹打击水面舰艇的课目。

无人舰队“大饼”或难充饥

美海军为支撑分布式作战需求,规划新方案、组建新部队、入役新装备等动作不断,一支无人舰队似乎呼之欲出。但“宏伟蓝图”的背后,是其面临的诸多挑战。

技术瓶颈掣肘。和装备成熟度相对较高的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相比,美海军无人舰艇研发起步较晚,受制于恶劣海况、复杂海上交通、进出港口控制等情况,相关技术难度更大,一直以来都是美海军无人作战体系中的短板。如在“大规模演习-2021”中,“游骑兵”号和“游牧者”号无人舰艇在圣迭戈出港和入港阶段仍需人工辅助,无法实现全流程自主控制。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无人舰艇上的运用仍处于试验阶段,执行任务时仍需“人在回路”进行实时或近实时监控,距离完全的自主化、智能化决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念分歧不断。当前美海军无人舰艇以运输、扫雷、侦察等作战保障任务为主,随着其任务逐步向火力打击拓展,将不可避免面临和当前无人机作战类似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特别是自主决策、自主打击将引发更多争议。美国会、国防部和海军之间对预算投入、兵力结构和发展重点等仍存在分歧。无人舰艇是有人舰艇的补充延伸还是颠覆替代,已成为相关各方之间的争论焦点。

实战效果存疑。无人舰艇面对的海洋战场环境极为复杂,同时面临空中、水面、水下立体探测与打击威胁,自身缺乏有效防卫手段,因此美国会和国防部一些人士对无人舰艇的分布式作战效能与战场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此外,无人舰艇维护保养难题突出,执行任务时远离后勤支持和维修设施,一旦发生故障只能由工程人员搭乘直升机登舰维修或依靠附近海域舰艇回收,这无疑推高了无人舰艇的维护难度和全寿命维护成本。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军情点评

澳将购买更多无人机加强海上监控

新闻事实:据报道,澳大利亚将斥资15亿澳元购买更多远程无人机并升级P-8A“海神”海上巡逻机,以加强对其北部航线的海上监控。澳方宣称,由14架升级版“海神”海上巡逻机和无人机组成的监控力量,将提升澳反潜战、海上打击和情报收集能力。

点评:澳大利亚不断强化军备,意在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同时提高自身预警和作战能力。作为一种新质作战力量,无人机相对于各类传统军用飞机,成本相对较低、应用前景广阔。澳大利亚决定购买更多无人机并升级现有“海神”海上巡逻机,表明其将无人作战作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从采购来源看,美国无人机大概率是首选。澳大利亚的军事发展构成亚太地区和北太平洋的重要变量。



P-8A“海神”海上巡逻机。

资料图片

也门胡塞武装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

新闻事实: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在首都萨那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这是自去年也门冲突各方达成临时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再次在萨那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阅兵活动上,胡塞武装展示了大量陆海空装备,包括导弹、无人机、防空系统、雷达等。

点评:也门胡塞武装再次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一是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让对手望而却步;二是显示首都尽在掌控,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为最终控制也门政权造势。也门内战持续了8年,尽管去年在各方斡旋下暂时停火,但尚未实现真正和平。也门内战各方背后有地区大国支持,导致问题十分复杂。应该说,沙特与伊朗实现战略和解,有助于也门内战的结束,但由于也门内部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实现最终和平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胡塞武装展示武器装备。

资料图片

德称将在年底前培训1万名乌军士兵

新闻事实:近日,德国联邦国防部官员表示,德将在今年年底前培训1万名乌克兰士兵,并称为乌追加的4亿欧元军事援助将用于采购弹药、地雷、发电机等装备。目前德国向乌提供的军事援助已超过80亿欧元。

点评: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不仅“忍痛”制裁俄罗斯,还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经费和装备支持,如今又决定在士兵培训上出力,既是展示自身援乌立场未变,也是示意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继续施以援手。当前,俄乌冲突正处于胶着状态,德国4亿欧元的追加军援将提高乌军装备水平,而培训士兵,严格意义上说则是在为乌提供人力支援,两者相加或将提高乌军作战能力。此举必将引发俄罗斯的不满,可能导致俄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德国“豹2”坦克。

资料图片

(点评专家:刘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军眼聚焦

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水手”号和“游骑兵”号无人舰艇近日首次部署在西太平洋,以测试无人舰艇的监视和攻击能力。此前,美国国会推出2023年版《海军战斗部队舰艇评估和需求》报告,明确提出要加速打造无人舰队,以此强化美海上作战力量的规模优势。近年来,美国海军加快兵力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攻击性无人舰艇,图谋维持海上霸权。

“重回制海”牵引美海军战略转型

美海军为降低航母等高价值重资产被“一锅端”的风险,大力推动“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落地,企图在提高生存能力的同时确保海权优势。

美多次发布战略文件,渲染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认为其海上优势在冷战后遭遇严重挑战。2017年,美海军发布《重返海上控制:水面舰艇部队战略》,明确其战略正式从“由海向陆”转向“重回制海”。随着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重回“大国竞争”,美海军作战思想也从传统的集中兵力向分布式作战转变。2018年12月,时任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发布《维持海上优势规划2.0》战略文件,在此前“分布式杀伤”基础上,正式推出“分布式海上作战”顶层概念,并提出增强单舰进攻能力、广域分散机动部署、给予舰艇复合型资源以坚持战斗等三大支柱。

“分布式海上作战”意在通过数量优势,进行兵力广域分散配置,效能集中释放,在降低己方被侦测和毁伤风险同时,使敌陷入决策困境难以应对。但美海军评估认为,当前290余艘“重资产”舰艇正处于冷战后最低数量规模,现役主战舰艇编入航母打击群、两栖作战群后所剩无几,不足以支撑分布式作战需要。为此,美海军加速调整兵力结构,致力于增加各类战斗舰艇的总体数量,尤其是大幅增加低成本、高效能、模块化的大中型无人舰艇数量,确保持续全球存在和及时全球到达。

演练“有人+无人”舰艇协同和分布式作战

美海军一直高度关注无人技术对

海战的作用,“分布式海上作战”成为顶层作战概念后,牵引推动美海军无人系统快速发展。

修订规划牵引发展。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8年,美海军先后5次发布《无人系统发展路线图》,滚动修订无人系统发展重点和路径。2019年6月,美国会发布《海军大型水面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背景和相关问题》报告,明确要加速研发和采购无人系统,使之尽快成为构建分布式舰艇架构的关键。2021年,美海军发布《无人作战框架》报告,提出要体系化推进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舰艇在内的无人作战系统建设,使其与有人作战系统形成搭配合理、相互支援的一体化、分布式作战体系。

多个项目不断推出。美海军无人舰艇发展基本遵循由小到大的渐进思路。2007年,美海军发布《无人水面舰艇计划》,明确先期重点发展3至11米长的“X”级、“港口”级、“通气管”级和“舰队”级无人舰艇,并相继推出“蓝色骑士”“X-2”“斯巴达侦察兵”等多个中小型无人艇项目。201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立项“海上猎人”,当前该项目已向美海军交付两艘中型无人舰艇并基本具备量产条件。随着美海军

纳卡地区战火重燃的背后

■邹志强

军眼观察

当地时间9月19日,阿塞拜疆以“反恐行动”为名对亚美尼亚控制的纳卡地区发动军事打击,新一轮纳卡冲突爆发。根据阿塞拜疆国防部的声明,此次行动将“解除亚美尼亚军队的武装并确保其从阿塞拜疆领土上撤出”,“恢复阿塞拜疆宪法秩序”。这意味着阿塞拜疆计划全面控制亚美尼亚在上次冲突后仍保有的纳卡部分地区。从冲突结果来看,阿塞拜疆目前已基本达成预设目标。

亚美尼亚在指责阿方侵略的同时,表示并未在纳卡地区驻扎武装部队,也不会采取军事对抗行动,并呼吁俄罗斯和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阿方军事行动。2020年的纳卡冲突以来,受到土耳其

其支持的阿塞拜疆获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的亚美尼亚一直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近来两国边境地带时常出现军事摩擦和小规模冲突,阿塞拜疆对连接纳卡地区与亚美尼亚本土的拉钦走廊采取封锁行动,这也导致亚美尼亚在冲突爆发后无法对纳卡地区进行支援。长期生活在纳卡地区的12万亚美尼亚人,面临安全得不到保障与流离失所的困境。

纳卡位于外高加索地区,这里是欧亚大陆腹地,也是石油、天然气输出的重要通道,历史、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错综复杂,素有“高加索火药桶”之称。域内外势力的利益交织使纳卡问题成了一个时不时就会爆发的老大难问题。

不难发现,此次冲突爆发的时机颇为“微妙”。9月11日至20日,美国与亚美尼亚举行名为“雄鹰伙伴-2023”的联合军事演习,冲突爆发之日正好在军演即将结束之时。

实际上,美国拉拢亚美尼亚开展规模有限的联合军演,主要目的在于借机对外高加索地区进行安全渗透,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对于美国来说,维护亚美尼亚的安全和对外高加索地区稳定显然并不是优先议

程,也无意介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军事冲突。美亚两国军演尚未结束,阿塞拜疆就发动了此次军事行动,结果表明,美国介入仅仅是搅乱了地区局势,并未能起到保障亚美尼亚安全利益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传统地缘利益与影响力,不会轻易放弃或撤出该地区,更不愿看到地区国家纷纷倒向美国,美国的介入必然招致俄罗斯的不满与反制。虽然俄罗斯目前面临重重困难,但其地区影响力犹在,并可以联合周边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共同抵制美国的渗透。此轮冲突发生后,能够发挥实质性调停作用的仍然是俄罗斯。

总之,外高加索地区各国之间严重缺乏互信,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关系高度紧张,以纳卡冲突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问题将长期持续。美俄对抗加剧也将掩盖地区国家的主体性及其国家利益,挤压地区国家的政策选择余地,甚至使其沦为大国对抗的牺牲品。此轮冲突虽然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暂时平息,但纳卡地区紧张局势依然,纳卡问题没有真正消失,外高加索地区的大国博弈也将不断升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